



林师傅

■ 安徽合肥 李云斌

三十年弹指一挥间，转眼林师傅已五十多岁。刚认识时，因为学校盖教学楼，他姐夫是承包方负责人，他跟着姐夫干瓦工，妻子做小工，吃住都在工地，女儿刚蹒跚学步，教学楼盖了两年多交付使用，善后零星琐事留给他们夫妻俩处理。学校活干结束，积累了丰富经验，瓦工手艺日臻成熟，不再给别人打工，开始自己找些修修补补的小工程干。

我买第一套商品房，准备开始装潢，决定先约林师傅到现场谈谈，言明不是为了省工钱，是耳闻他的技术。林师傅也明确告诉我：“靠手艺吃饭，人熟理不熟，工钱比别人要贵，施工过程中会尽量合理利用材料，减少浪费，做过的活包你满意。”初中毕业，没有高深理论，那双清澈的眼睛里透着自信和朴实。经过现场测量计算，按照他开出的材料规格和数量我备料。

我等多久施工开始，清晨，他俩骑着摩托车带着工具、电饭锅、米、菜等上门。林师傅负责贴瓷砖，妻子和水泥砂浆，夫妻搭档多年，配合默契，一个眼神一个手势，妻子就知道需要什么，应该放到哪儿，放下手中的锹，她又开始勾缝擦瓷砖等，从早忙到晚，只在中午吃饭时稍微休息一会。我问累不累？他俩笑笑回答：“习惯了。”又问住房怎么解决？他俩坦诚地告诉我，“租房住，等有条件再买房。”他们是城市中地地道道的游民，四处为家，为生存出卖自己劳动力。每贴一块地砖都不厌其烦地用水平测量仪测平整度，保证整体水平，给客户留下做活认真细致的印象，打心里放心。一个星期左右瓷砖铺贴结束，果然没有食言，买回的材料基本没有剩余，边角料很少，全部做到物尽其用，所有瓷砖贴得严丝合缝整齐美观，没有一块空鼓。

我准备装潢时，楼下业主先装潢好，我去参观时他称赞干活的瓦工师傅技术好，主动要帮我介绍，我婉言谢绝。我家瓦工活结束后，他特意上门察看，据说当过建设局领导，首先直入卫生间看地漏附近拼接的地砖，因为这里技术含量高，最能体现瓦工技术

水平，果然是懂行人。他倒一杯水在地漏附近，目睹水全部缓缓流向地漏方向，耳听为虚，眼见为实，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，他赞不绝口认定林师傅活做得精细，技术略高一筹。房子装潢是再创作，天天住在里面，触目之处赏心悦目，令人心情愉悦，如果留下瑕疵，不是一两天的遗憾，常常会追悔莫及影响自己心情。

住新房，亲戚朋友纷纷上门参观贺喜，首先会参观装潢，亲朋好友都称赞瓦工师傅手艺好。我为他俩介绍朋友和亲戚们的活，一传十、十传百，他俩根本不需在街头巷尾摆摊设点招揽客户，仅靠老客户介绍活也接不暇，明知手工费比别人略贵，装潢客户心甘情愿耐心排队等待。

又过了几年为儿子装潢婚房还是找到他们夫妻俩，这时他俩已弃用摩托车，开面包车带着工具和简单的生活用品，铺地砖不再使用水平测量仪，改用先进的激光测距仪。再问住房，他俩欣喜地告诉我：“在城南用全款买了一套房。”夫妻俩凭借一把瓦刀闯下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，靠辛苦劳动在城市里扎下根。

随着年龄增长，渐渐感到爬楼梯有些力不从心，我们换了一套带电梯的高层住宅，装潢时首先还是想到他们夫妻俩。打电话与林师傅聊，他告诉我，现在不仅做瓦工活，水电安装也同时做，根据前面经验和他的人品，放心地把水电安装和瓦工活都包给他，水电安装做得同样精细，没有想到的地方他都能替你想到，半个月左右夫妻俩一如既往地起早贪黑。女儿已成家，夫妻俩晋升为爷爷奶奶，儿子大学毕业后已从事职业律师工作，他们没有丝毫懈怠，仍然兢兢业业勤勤恳恳。他俩告诉我，已为儿子买好房和车，也没有薄待女儿，同样为她买了一套房，并且为自己买好了养老保险。

三十年风里来雨里去，只在重大节假日里休息几天，平时没有双休日和节假日，没有任何依赖和抱怨。俗话说：“家有良田千顷，不如薄技在身。”夫妻俩凭技术和诚信赢得市场，靠辛勤劳动赢得幸福和别人的尊重信任。

悠悠往事

■ 安徽合肥 水玉兰

我在小学时代没穿过裙子。一年级，姑父姑母先后因病去世，家里陡添了表兄弟三口人，日子一下变得紧巴起来。过年时，再不敢奢望父母像从前一样，给我们姐妹添件把新衣服了。好在过年时，有我们平时吃不到的红烧肉、花生瓜子，弥补没有新衣服的缺憾，并不怎么影响过年的喜悦。但一到夏天，看到班级女同学一个个穿着鲜艳的花裙，像只蝴蝶飘来飘去，看得我特别眼馋。妈妈做新衣服总是做得大大的，大姐穿小了，二姐接着穿，我排在小哥后面，只能捡小哥穿小的旧衣服。不穿裙子的哥哥，每年夏天留给我的都是颜色很深的短裤头。虽然那时还处在懵懂年龄，心里还是感到难为情，觉得自己站在穿裙子的女同学面前，就像一只丑小鸭，以至于课间十分钟，我大多时候都是坐在座位上，隔着窗玻璃看同学们玩耍。

上三年级的时候，我被老师选中参加庆“六一”舞蹈演出。我兴奋坏了，一有时间就把老师教的舞蹈练几遍，做梦都盼着六一儿童节快点到来。班长这时跟我说，“老师考虑你没有裙子穿，服装不统一，让其他同学替代你演出。”我怔怔红了眼圈。下午放学来不及放下书包，翻箱倒柜。一条黑白条纹的长裙被我翻出来。这应该是妈妈给大姐新做的裙子，还没看见大姐穿过。我把裙子放身上比划着，裙子长至脚踝，旋转起来有些碍事。我头脑一热，偷偷找了把剪刀来，刚剪了一个口子，就被从院门进来的母亲发现了，母亲猛喝一声，吓得我一哆嗦丢了剪刀……不记得母亲后来怎么惩罚我的，只记得大姐发现裙子破了，捂脸哭了很长时间。

“六一”那天，阳光一如同学们灿烂的笑脸，而我

心情低落到极点。轮到我们班表演，看见我的同学在台上欢天喜地地跳着我不知练了多少遍的蝴蝶舞，只觉鼻子酸得厉害。我抹着眼泪站起来，悄悄跑到教室后面的一棵大树下，傻傻地坐在大树下面，瞅着一窝忙碌的蚂蚁发呆。我的眼泪打在蚂蚁身上，打在它们建设中的房屋，这让它们张皇失措，以为大雨要来了呢。

泪眼婆娑中，发现两只不知什么时候飞过来的彩蝶，那轻曼的舞姿，多像老师教我们跳的蝴蝶舞啊。我轻轻地靠过去，手指还没触到，蝴蝶就惊觉地飞走了，像是故意与我嬉戏似的，落在不远处的一片草丛中；再一次轻轻靠过去，蝴蝶盈盈地又飞起来。如此几次追逐，泪眼未干的，心中早已是一片晴空。

那个夜晚，我做了个极美的梦，梦见自己变成了一只蝴蝶，在花丛中尽情地舞着。这个美丽的梦被我写到作文中，招来同桌的讥讽：“嘻嘻，你的理想是长大以后变成一只昆虫啊？”同桌夸张的笑声引来老师的注意，我的作文被老师拿起来。第二天，我被老师叫到办公室，老师示意我看批改过的作文本，那上面是让我有些吃惊的“优”字。老师拉起我的手，温和地说：你的这篇作文写得不错，也让老师发现自己做错了一件事。明年的“六一”，老师请你代表班级，跳一个不穿裙子的蝴蝶舞，好吗？我激动得眼泪快流下来。

过完暑假，老师调回了省城工作。我终究没能代表班级表演一个不穿裙子的舞蹈。后面两学期的六一儿童节，我依旧在学校的树底下一个人度过。当年那个做梦都想拥有一个花裙子的小女孩，如今已拥有许多袭美丽的裙裾，还会经常在梦中，为找不见了裙子惊醒。

雅霜

■ 安徽合肥 吴中伟

还记得上个世纪80、90年代风靡一时的护肤品——雅霜吗？那可是当时工薪阶层的国民护肤品！

看包装盒上的字迹“始于1912”，那是段过于遥远的记忆。最初的印象，还停留在80年代，老百姓开始能填饱肚子，有了对美的朴素追求和向往。

白色的大瓷瓶，深绿色的铁盖子，看起来很有质感。拿在手里，沉甸甸的，挺有分量。拧开盖，一股淡雅的香味便飘逸出来，缓缓地嗅着，很是好闻。通常用右手食指轻轻地在上面蘸上一点，涂抹在左手手心，两只手慢慢搓揉均匀，再用力擦在脸上，服眼帖帖，皮肤瞬间得以滋润。

那时谁家儿子娶亲或是女儿出嫁，随手礼中有盒“雅霜”，那是真舍得，乡亲们都会说叨上好几天，脸面儿也倍足。更早一些时候的香脂已经不流行了，母亲偶尔也给我擦过几次，总感觉油脂味太重，滑腻腻、湿哒哒的，怎么也抹不开，在脸上泛着油光，没有雅霜般淡淡的芳香。只是男孩子很少擦香，怕脂粉味太浓，少了点阳刚气，后来翻看苏童的《红粉》，大抵也有这样的隐喻。也只在秋冬季，皮肤皴裂时抹一点。

已到恋爱年龄的大姑娘们可就不一样了，她们提着小木桶，装着浣洗的衣裳。微风拂过，飘来她们清脆的笑声和缕缕芳香。那时流行的《小芳》也在池塘边嘹亮起来，想必她也是抹过雅霜的，要不给人的感觉怎么那么质朴温婉呢！比不得城里的女子高跟鞋、喇叭裤、穿金戴银，她们清秀姣好的面容，抹一抹雅霜，再在头发上别个发卡或是戴朵小花，时光慢悠悠地搁浅在她们的秀发。那时擦香的并不多，讲究的大姑娘小媳妇才会抹一点，那盈在眉宇的浅笑在空气中弥漫开来，像散落一地的梨花雨。

记得教数学的姚老师也总喜欢抹些香，也是熟悉的雅霜气味，孩子们一下课也喜欢三三两两地围在她的身边，分析、讲解、演算，从没见过她生气过。我曾固执地想，那一缕香，还封存在上个世纪的回眸里，印证了一个时代的芳醇和羞涩。现如今的化妆品动辄就是上百，甚至上千的。年轻爱美的女性，谁还会看得上土里土气的雅霜呢？

前些天，在小区的超市里居然还瞧见了雅霜，躲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，怯怯懦懦的，上面还蒙了一层浮灰。六元一盒，三十多年过去了，也没怎么涨价。打开纸盒包装，不知怎地，瓷瓶的换成塑料盒的，拿在手里轻飘飘的，不知是不是节约成本，封口处裹了一层蜡，怕香气四溢吧！听老板说，上了年纪的人会过来买一些，是怀旧么？世人都憧憬未来，却忽视了来时的路！

幸好，还是以前的味！

只是雅霜渐渐地模糊起来，就像儿时母亲追在身后，大声嚷着“擦香”，而我却极不情愿地别过去脸……

编后语

本版欢迎写作者投稿，或人生感悟，或生活片段，或回忆往事……要求原创，另谢绝任何形式的一稿多投。投稿邮箱：478702039@qq.com。